

警 报 声 里 忆 当 年

□ 金涛

书林杂览

9月的一天上午，我在农贸市场闲逛，突然天空响起久违的警报悠长的声音，不过因为事先得到通知，知道这是一次演习，周围的人并没有惊慌。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老人冲我一笑，自言自语又像是提醒我：“拉警报了！”

在这一刹那，我仿佛进入时间隧道，回到几十年前的孩提时代。那时我还很小，不谙世事，然而我已经知道，世间有一种可怕的声音，那就是预告敌机前来空袭的警报。在那个并不遥远的年月，日寇战机频繁地侵入我国领空，对城镇狂轰滥炸，警报声就是对善良人们的警告，提醒大家必须赶快躲藏在安全之地，因为生死之隔有时就发生在那短促的一瞬间。

我的堂兄告诉我亲历的一件事：有一次，他和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在山坡上躲警报，敌机突然俯冲过来，投下炸弹。堂兄吓得趴在草丛里，对面的那个人可能慢了半拍，等敌机过去时，堂兄

睁开眼睛，发现几分钟以前还有说有笑的人，脑袋被弹片削掉，倒在血泊中了。

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多种集子里，收有题为《跑警报》的一篇文章，回忆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发生的亲身经历：“我刚到昆明的头两年，1939、1940年，三天两头有警报，有时每天都有，甚至一天有两次。昆明那时几乎没有防空力量，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就来就来了。”“一有警报，别无他法，大家就都往外跑，叫做‘跑警报’。”他在文章中还谈起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发生的一些趣事佚闻。

谈起抗战期间昆明的防空警报，不能不提到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。上个世纪采访严老时得知：1938年严济慈由法国抵香港，与南下的全家老小会合，然后乘船到越南海防，再乘火车经老街抵昆明，举家定居在昆明黑龙潭。

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也迁到黑龙潭的一间破庙里。担任所长的严济慈审时度势，决定研究工作转而为抗战服务，凡是抗战需要的，都乐于承担。当时日寇飞机频频空袭大后方，军政部兵工署一位署长找到严济慈，告诉他当务之急是大量生产防空警报器，但警报器

的核心技术——自动控制系统，需要物理研究所解决，而且迫在眉睫。

由于严济慈是著名的光学专家，早在巴黎大学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晶体在电场下的形变，因此对于制作压电水晶振荡器并不陌生。他接受了兵工署的任务，带领所里的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地制作石英振荡器，供给承担生产防空警报器的无线电厂。这种石英片（即水晶）由于有固定的频率，一旦通电，可以带动全城所有的警报器同时敲响防空警报——抗战后期，昆明上空不时响起的警报声，留在汪曾祺、沈从文、金岳霖等西南联大师生记忆中的警报声，还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。

在此期间，严济慈带领所里的科技人员还制作了500架显微镜、300多套军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、1000多具无线电发电机稳定波频用的水晶振荡器……供前线部队和后方医院使用。鉴于严济慈对抗战作出的卓越贡献，包括他发明磨制晶体新法对国防科学的贡献，1946年国民政府授予他一枚景星勋章。这是中国的科学家在艰难岁月里，

为抗击日寇的神圣战争作出的贡献。我们不该忘记！还有一件事，顺便在这里提及，这也是严济慈对我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：在整个30年代，北平各大学物理系以及抗战期间昆明西南联大考选出国留学生，大多是严济慈命题主考。

我曾经问过严老：“为什么由您命题主考？这里面有什么讲究？”严老笑笑，答道：“因为考生来自各个大学，有清华的，有北大的，还有其他大学的。如果由某个大学教授命题，那个学校的学生自然而然就占便宜了，于是就让我这个不在大学教书，而在研究所工作的教授来命题了。”

据严老回忆，经他命题主考的留学生中，有王竹溪、钱临照、李国鼎、朱应洗、余瑞璜、彭垣武、王大衍、郭永怀、钱伟长、傅承义、龚祖同、顾功叙、吴学潜、方声雄、杨承宗、钱三强等人。当初这些默默无闻的青年学子，日后大多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，由此也不难看出严济慈对人才选拔的贡献。（作者系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）



真实的远古

——从电影《公元前一万年》谈起
□ 郑军

世界电影长廊中有一类特殊的片子，专门描写原始人的生活。原始人没有文字，想了解当年他们如何生产生活，得依靠专业性很强的考古学，普通人很少耳闻，留下很大的艺术想象空间。

不过，这类电影中票房比较高的代表作往往并不在意考古学成果，只是把现代人的生活投射到原始背景中。著名的《石头人》讲了个现代公司里办公室政治的故事，只是让它发生在石器部落。《疯狂原始人》里面那个夫妻、孩子加外婆的小家庭更不可能存在于原始社会。

相反，比较尊重考古学成果的原始人电影票房都不理想，《公元前一万年》就是代表。它的导演艾默里奇出品过《星际之门》《独立日》《后天》和《2012》，可谓大名鼎鼎。相比之下，《公元前一万年》几乎已经被遗忘，但它对考古学知识的运用在同类型电影中几乎是最好。

电影的英文名字叫《10000BC》，其中的“BC”是“before christ”（基督以前）的缩写，片名直译应为《公元前一万年》。现在网上都把它译成“史前一万年”，从中文角度看上去更有气势，于考古学上却有瑕疵。“史前”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，人类最早的文字出现于5500年前，与公元零年相差3500年。这可是我们与商朝的时间隔，不可谓不漫长，所以我还是遵循直译。

不仅如此，12000年前这个时间设定并非随意而为，它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节点。我们的祖先与第四纪冰川期相伴数百万年，因为气候寒冷，长期被压缩在非洲大陆上赤道附近一小块地方，只有间冰期才能朝两极延伸。

17000年前，地球大气又开始升温。但是到了12800年前，极有可能是小行星击中北半球某地，爆发的尘埃笼罩大气，导致温度骤降，严寒持续约1000年，到11500年前才重新回暖。从那以后，冰川不断后退至今，陆地表面终于形成适宜人类扩张的气候，文明才得以诞生。而这也是影片故事发生的时间。开场时，主人公所在部落因为“毛象”不按季节出没而发愁，这是冰川退向高纬度，猛犸象生活区北移造成的。这种动物最终灭绝绝不多就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。

影片中另一个动物明星是剑齿虎，准确地说是它的一个名叫“刃齿虎”的属。这种猫科动物比现在的老虎个头大，接近于熊，影片中它和人的比例符合古生物学的发现。刃齿虎拥有突出的犬齿，以便捕获厚皮食草动物。不过它们食谱单纯，动作也没有远古亲戚灵活。所以猛犸象灭绝后，刃齿虎缺乏食物来源，在竞争中输给现代的老虎，灭亡时间也差不多就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。

所以，大致生活在中东附近的剧中人有可能遇到这两种动物。影片中另一个怪物恐鸟，则是通过艺术加工搬到这里。历史上它只存在于新西兰和附近岛屿，体型最大的能达到3米，但是大部分品种只有火鸡大小。恐鸟在当地毛利人的捕杀中灭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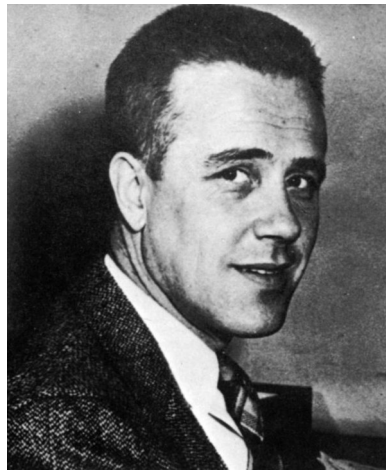
主人公所在的亚高部落只会捕猎，食物来源不稳定。也正是在公元10000年，人类开始了最早的定居农业，位置大约在安纳托利亚高原。现在在那里找到了最早的小麦，最早的猪和狗。主人公途径一个黑人村庄，与捕猎者相比，定居农业在技术上高了一个时代。黑人农民不仅种植主食，甚至培养出调味植物。

这个农业部落开始用木料和草搭建原始住房，而更原始的游牧部落用猛犸象和犀牛的骨头搭建帐篷，亚高部落帐篷的样式也符合考古学的发现。

《10000BC》不是原始生活的纪录片，而是科幻片，后半部分虚构了亚特兰蒂斯人移居中东的故事。他们能驯马，能冶金，能造船，这当然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条件。但影片中建造金字塔的方法却有考古学依据。埃及人建造这些庞然大物前要先修土坡，把石料拖上去。塔建到多高，坡道也修到多高，最后把它们拆掉，留下金字塔。而且埃及人没有猛犸相助，全靠人力。

虽然使用大量有关原始生活的考古学素材，但是《10000BC》不仅票房惨败，而且口碑很差，很大原因是在纪实与科幻之间游移不定。前半部分过于写实，后半部分突然出现能驾船和修塔的古文明，情节跳跃，令观众无法适从。不过，至今它仍然是反映原始生活最逼真的影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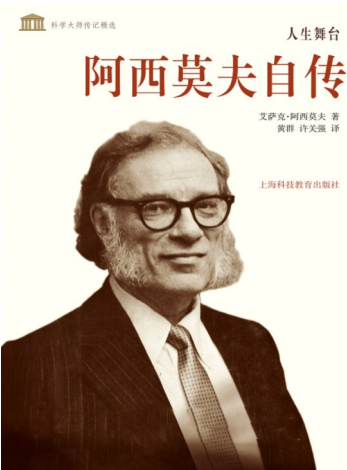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系科幻作家，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）



阿西莫夫的恩师道森教授



阿西莫夫（中）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学位



《人生舞台——阿西莫夫自传》封面

做自己能够做得最好的事情

□ 尹传红

人才难得，又如何识得？

本栏上篇文章《识人难乎？复杂而又微妙》谈到，即便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旷世奇才，也曾有过多次被人看走眼的经历。凡胎俗骨眼拙，固不待言；再说了，人才之成长、成熟，也有个被认识的过程。我觉得，这当中，人才之个性特质同样是个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。此番聊及的艾萨克·阿西莫夫（Isaac Asimov, 1920—1992），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。

1934年，阿西莫夫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一个写作培训班。课堂上，当老师纽菲尔德向谁愿意自告奋勇地朗读自己写的文章时，阿西莫夫立刻举手。可他只读了大约四分之一，纽菲尔德就让他打住，并且用了一个表示轻蔑的粗俗的形容词形容他的作文。班上同学哄堂大笑。14岁的阿西莫夫羞愧难当地坐下，“感到很委屈”。

半个世纪过后，阿西莫夫还说他“伤口”仍一直隐隐作痛，他恨这个老师。在去世前两年谈及此事，他以一种想象性言语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：“我猜想他早在我成为真正著名的作家之前就死了，因此他永远无法知道他干了些什么。每隔一阵，我都会希望我有一架时间机器，能够带着一些我写的书和关于我的文章回到1934年，对他说：‘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这混账的家伙。你不知道谁在你班上。如果你对我稍微公正一点，我会把你写成发现我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混账的家伙。’”

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学习时，特立独行的阿西莫夫又屡屡遭遇“喜欢折腾学生的教授”。他拒绝逆来顺受，因而很不受老师们待见。当他终于获得继续研修博士学位的许可时，系里他认识的那些教授无论如何也不肯收他。有位同学发慈悲告诉他说，查

尔斯·道森教授心地善良，会收留所有其他老师不要的“瘸腿狗”。阿西莫夫立即冲了过去。这回他有了福了！道森教授看他很顺眼，觉得他是个很有趣、很有想法的人，甚至还向别的教授夸奖他，指导他学习时也极富耐心。

结果呢？阿西莫夫在自传中写道：“他活着看到了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拥有我呈献给他的书，我在许多地方用文字表达我对他的颂扬。……实际上，他告诉我——带一点颇有感情色彩的夸张，最后事实证明，他最大的荣耀是我曾经是他的学生。我无法相信这一点，可我希望这是真的啊，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报答他为我所做的一切。”

这段感言读来真是令人感怀。不过很遗憾，拿到博士学位后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阿西莫夫又遇到了麻烦。他与同事和上司相处不好——他承认这多少也展示了他性格中“不可爱的一面”，虽然也许不完全是他的过错。他曾经好奇地设想：如果我一直采取某种比较讨人喜欢、而不是那种“我是对的——你错了——我不准备妥协”的姿态，我的人生道路会怎么样？

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，曾经有一个时期，从院长到系主任，都琢磨着找茬要把阿西莫夫赶走，尽管那时候他已经

《人生舞台——阿西莫夫自传》详实记述了这位享誉世界的科普巨匠和科幻小说大师成长、奋斗的艰辛历程。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内容是阿西莫夫的自我认识，以及他所谈到的别人对他的认识。全书以“小神童”开篇，作者坦承打小就“无法把自己光彩夺目的才华掩饰起来”，而在别人眼里他却是一个自大狂形象，“自我膨胀得像纽约帝国大厦”。这里，不妨就从他一辈子都难以释怀的一件事——在中学时期因写作而“蒙受羞辱”——谈起。

被公认是学院里最出色的授课者。他们对阿西莫夫不满，主要是因为他自动放弃了对医学研究（研究意味着政府批准经费），而把全部课余时间都花在了他当时已得心应手的科普创作上。1957年12月18日，阿西莫夫被召到院长的办公室去最后摊牌。心高气傲的他跟院长理论说：“基弗博士，作为一位科学作家，我非同凡响。我打算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作家，我将会给医学院增光……”

那位院长先生，笃定把阿西莫夫的话理解为对医学院无礼的嘲讽了，于是放出这么一句：“我们这所学院供不起一位科学作家。你的任职到1958年6月30日结束。”

阿西莫夫自然很生气。可30多年后再回首，他却认为这一挫折让他受益极大。“倘若他们不来惹我，我生性谨慎，会一直呆在学校里，强迫自己把大部分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面。他们解除了我，把我推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我深信莱蒙和基弗没有丝毫为我好的心思，可我不计功利只讲效果。因此我早就原谅他们了。”

事实上，“转折点”之后，阿西莫夫的知名度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。1979年10月，鉴于阿西莫夫已经成为全美乃至世界著名的科普巨匠和科幻小说大

师，并且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波士顿大学主动将虽然保留了教职，但已多年不在学校授课和做研究工作的阿西莫夫晋升为正教授。1989年春，身为社会名流的阿西莫夫应邀参加波士顿大学建校150周年庆祝会并给学生作报告，受到热烈欢迎。此时，距离他“出走”已经过去整整30年。

临睡前阿西莫夫欣慰地向他的亲人们告白，他“度过了美好的一生”。人们称颂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，亦钦佩他将自己潜在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我以为，清醒的自我认识和理智的事业抉择，正是助推阿西莫夫事业成功的关键要素。

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是专才——每个领域都会有许多专业知识比他丰富的人，而是一个通才——他几乎对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了解，而且兴趣盎然。“我对自己的说，这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种不同的专才，但是，只会有一种艾萨克·阿西莫夫。”

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前途并不是在显微镜下，而是在打字机上：“我明白，我决不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；但是，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作家。作出选择当然很容易：去做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。”

做自己能够做得最好的事情，很难吗？



科学随想

2014年3月，在中宣部的领导和支持下，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开始主办“中国好书”评选活动。“中国好书”评选活动的主旨是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，推动和引导全民阅读，目标是“为好书寻找读者，为读者寻找好书”。目前，每月推出的“中国好书”已成为全国最权威、最专业的图书榜单。这里介绍的是2019年8月“中国好书”榜上榜图书。

“中国好书”月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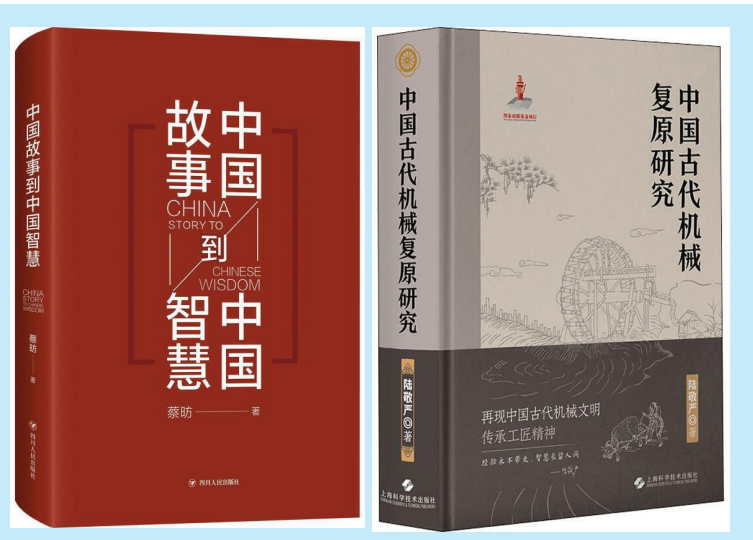
展示经济发展中的“中国智慧” 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最好诠释

本书用大众理解的话语讲述了在经济领域发生的令人瞩目的“身边事”，以思想解读，用数据说话，总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，深刻解读“稳中求进”的经济工作总基调，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城市化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、脱贫攻坚、就业优先等战略问题，为中国经济发展发表真知灼见。全书观点深刻，论证严谨，解读权威，概括展示了经济发展中蕴含丰富的“中国智慧”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的有益借鉴。

《中国故事到中国智慧》，蔡昉著，四川人民出版社。

从高铁动车到木牛流马，从明轮船到特科弩……哪一样不是精妙绝伦，令人叹为观止！为重现中国古代机械的精髓，陈敏严教授孜孜以求，完成了这本智慧之作。在书中，他探究了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的概况和相关理论问题，重点介绍了农业机械等五类机械的产生背景、性能特征和工作原理。书中每一件被复原的机械模型，虽是浩瀚科技史中的沧海一粟，但是都再现了中国机械技术的往昔光辉，更是工匠精神 and 科学精神的最好诠释。

《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》，陆敏严著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。



- 《新中国极简史：1949—2019的年度故事》，陈晋著，中国青年出版社。
- 《账本里的中国》，许德友编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。
- 《大国行动：中国海军也门撤侨》，黄传会著，解放军出版社。
- 《美丽塞罕坝》，朱悦俊 段宗宝著，天地出版社。
- 《神王之国：良渚古城遗址》，朱雪菲著，浙江大学出版社。
- 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，张国刚著，中华书局。
- 《翰墨风骨郑板桥》，荣宏君著，百花文艺出版社。
- 《地图简史》，徐永清著，商务印书馆。

